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59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汤里岁月悠长

南京曹云

家庭相册

爱人退居在家以后,主动承担起了家里一日三餐的活计,从最初烧的饭菜不是寡淡就是咸得齁人,到如今才不过两三年时间,已经深得母亲和我两个“大厨”的认可。尤其他煨的冬瓜海带排骨汤和炒的蚂蚁上树菜,色香味俱全,每次上桌我们都是吃得盘底精光。

前不久,我因为肺部感染一直低热浑身乏力,食欲也降到零点,吃啥都没有滋味。为此招惹了母亲不少唠叨和焦虑,“人是铁饭是钢,一顿不吃饿得慌,多少都要吃点儿。”这句话每天都在耳畔重复几十回,却没有增进丝毫的食欲,听多了反而心烦,忍不住也会冲母亲抱怨两句,每次这个时候总会生出内疚和懊悔,不该驳斥母亲的好意。那天,从人满为患的医院输完液到家正好赶上吃晚饭,望着一桌美味,还是勾不起食欲,正要闪回房间继续卧床时,却见爱人端上一钵冬瓜海带排骨汤上桌,冬瓜在烟火与时间的慢煮下变得透明,忍不住舀了一勺汤送进嘴里,汤汁咸淡适宜、清爽不腻,胃口瞬间大开,咬一口排骨上的肉,软烂喷香,冬瓜微甜入口即化,海带的鲜为汤增味不少,我说:“好喝,对胃口。”汤清淡味鲜美,就像现在的我和爱人之间,多了生活里的平淡与在时间里煮过的濡沫。想起刚结婚时,两个生涩的年轻人,还不晓得怎么相处维持一个家,买菜无经验,炒菜更显得笨拙,把菜烧糊是常事,下班回来两个饥饿的人常常会为吃不到可口的饭菜而剑拔弩张,互相指责和埋怨对方,最后不得不一起去小区门口的饭馆,点几道重口味的辣菜来慰劳饥

饿的胃和一天的疲劳。如今想想,人的口味竟然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。那时年轻,在吃的方面总觉得重油重辣才能满足我们的身体需要,酸菜鱼、大盘鸡、宫保鸡丁、麻辣火锅都是我们必点之菜,两个人的脾气也如辣椒和花椒一般麻辣又呛人,经常会为家务事或者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而唇枪舌剑,最后都是以一方摔坏几个盘碗哭泣、另一个怒气冲冲夺门而出结束纷争。真是应验了人们说的:相爱容易相处难那句话。当热烈的爱情渐渐退却,两个相爱的人回归到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时,才真正看到了彼此真实的一面,不足和缺点也相继浮出水面。彼此都陌生地看着对方,同时也在反思着以往对爱情认知的缺陷。相处,既是接纳也是包容。接纳对方的优缺点,包容对方的不完美,最后在相互体谅与尊重理解中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。

随着女儿渐渐长大,岁月也在我们两鬓染了轻霜,彼此望着脸上的皱纹和丝丝白发,我们都见证了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短暂。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不再为地板没有拖干净而指责对方,也没有因为饭菜咸了淡了互相埋怨,餐桌上的菜味道不再以辣、麻、咸为主,我们似乎接受了饮食的清淡,淡里有生活沉淀下来的平和,淡里有对彼此最深的依赖,清淡也照见了彼此的健康和对往昔呛人日子的宁静回味与反思,此时的感情就像一碗清爽不腻的冬瓜排骨汤,让生活里的五味杂陈经过时间的熬煮,变成日后每一天最深情的陪伴。

磨凹槽中汨汨地流进兜在石磨出水口下的纱布兜兜里。那纱布兜兜是放在洗脸盆上的。我在旁边看着,心里痒痒的,想让母亲给我推一下石磨。“知儿莫如母”,她手把手教我怎样握把手,怎样转动,可我转了几回,就转不动了,小脸涨得通红。母亲哈哈地笑着。那时母亲年轻,手脚麻利,很快一大盆的糯米就磨完了,石磨下的纱布兜兜变得胖鼓鼓的。她将纱布兜兜扎牢挂在朝阳的树丫上沥沥水,阳光照在布兜兜上,也照在母亲红扑扑的脸上,那是一种从心里荡出来的喜悦。

第二天,母亲拿出家中细竹篾编的大扁箩,铺上报纸,将结成团的半干半湿的糯米粉用筷子拨弄开,不停地划过来划过去,均匀地铺在扁箩上,一任冬日的阳光吹晒,还时不时地去划弄几下。几天后吹干的糯米粉被母亲装进一只大塑料袋里,扎好口子,随时供她做汤团备用。

几十年里,我家妈都是这样,要磨黄豆了、要磨糯米粉了,就把石磨搬出来,用完了,她会去问问邻居,要不要用。待邻居们说不用了,母亲会洗干净,拿几张报纸裹好放在家里不起眼的地方。

这石磨如今还在,石磨的把手,几十年用下来被磨得光光亮亮的,已没有了原先的木质本色。我成家后搬到南湖居住,母亲像宝贝似的将那石磨给了我。可我一回也没拿出来用过。权当一件“文物”保存着。每当我从菜市场买回宁波汤圆时,就会想起母亲推磨糯米粉的情景,就会想起已离开我们快十年的母亲。有些记忆会随时光的流逝而磨砺出光泽。

圆圆的汤圆。汤圆是糯米汤圆,是用糯米泡软之后,再用石磨一点一点磨好的。馅是白糖或者红糖。在一口沸水滚滚的大铁锅中,汤圆正接受着温度与质的蜕变。煮熟之后,单纯地闻着那锅里的香,似乎能够闻到一种米香呢!

煮出的汤圆我们并不着急吃,而是要专门盛一碗出来,祭祀灶神。只见母亲将汤圆盛入一个白而光滑的大碗,淋上热汤。再点上几支香,插在土灶靠着墙的一角。将汤圆好好地供奉在灶台上,为灶王爷享用,祈求灶王爷能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。

等祭祀完毕,母亲才会给我们每人舀一碗汤圆。碗里的汤圆冒着热乎乎的白气,像一片悠闲的云朵,带着幸福的甜,飘散在空气中。听着鞭炮的噼里啪啦,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圆,真叫一个安逸!

小年,是味道上的一种甜,是精神上的一种小美满。过了小年,就是热热闹闹的大年,我们的心里也充满期盼。

## 回不去的故乡

南京贺震

岁月弦歌

20世纪70年代末,我离开老家的时候,老家行政区划上还叫阜阳县正午公社。几十年过去,现在叫阜阳市颍东区正午镇。

我出生于正午集南侧的大贺庄。大贺庄紧邻正午集,集上有一所戴帽小学,叫正午小学。所谓戴帽小学,就是有初中部的小学。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正午小学读完的,老师们好像对我有些偏爱,“班长”这个不拿工资的职务,我从一年级一直干到初中毕业。我高中就读于正午中学,学校就在我村庄北边儿,比正午小学还近,站在我家院子里,可以清楚看到学校红色砖墙青色瓦顶的一排排教室。校园里那高过教室的高大梧桐树很是惹眼,离几里地都能看见。无论是正午小学,还是正午中学,教室全为平房。那时整个正午集上都没有楼房,连“最高行政机关”正午公社,也是一排排的平房。不过,中学的教室是砖瓦房,比小学教室高级多了。那时,正午小学教室大都是土坯作墙、麦秸覆顶的平房。印象中只有北院有一排坐东朝西的教室是砖瓦房,那排教室只能容纳两个班,我从来没有在那排砖瓦房教室里上过课,对在那两个教室上学的学生很是羡慕。

1978年,我离开正午中学,到位于阜阳市郊的红旗中学全县尖子班就读。从那之后的几十年里,我越来越少地回到正午老家。正午也逐步变为我给家里写信时信封上的一个地址,一个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地方。

世界再大,正午是家。走得再远,总有牵挂。在父母亲相继去世后,除了疫情三年,我和爱人每年清明期间都会回乡扫墓,在父母坟前虔诚地磕三个头。

四十多年前,我在正午小学读书时,正午集只是一个东西向的直筒子街,所有的机构与店铺都是一长溜沿着一条土石砂铺就的简易公路,两侧一字排开。一条南北向的黑龙沟,将正午集分为集东集西两个部分。食品站、储蓄所、大队卫生所、牛行(耕牛交易场所),在正午集东侧。公社、大队部、小学、中学和邮电局、供销社、收购站、粮站、公社卫生院、木头行(木料交易场所)、饭店、澡堂子,都在集西侧。这些机构或单位或店铺,一律是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。从小学到高中,我一直不喜爱逛街,因为兜里没钱。更何况,放学之后还要帮着家里做农活。尽管如此,我对正午集依然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,因为,正午集实在太小,一不留神就逛了个遍。

疫情过后的第一个清明节,我与妻子回乡扫墓。中午,大家庭几十口人在集上一家饭店用过午餐后,我对堂弟贺华亮说,走,咱俩去街上转转。离开老家几十年,正午集已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。当年那条穿街而过、风一吹便尘土飞扬的砂石路,已变成中间设有隔离带的宽阔柏油路。昔日的正午集已出落成基础设施完善,以农副产品加工、商贸为主、商铺林立的小城镇。曾经那么熟悉的正午集,已经变得完全陌生,一时竟有“找不到北”的感觉,记忆深处的那些房屋、沟塘竟没有了一点儿痕迹。

我俩边走边说着话,不经意间到了一个巷子口。华亮说:“正午小学到了!”曾经的正午小学大门外是一片空旷的场地,也没有门牌,现在大门已缩进了一截深巷之中,门外竖起了学校的牌子。那天是周日,两扇镂空的大铁门紧闭着。我和堂弟以校门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。

离开正午小学的时候,不由得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到不了的是远方,离不开的是家乡,回不去的是故乡。

在南京,有一处如同诗画般美丽的地方——绿博园。一年四季,千姿百态,让人流连忘返。

南京绿博园内有一块独特的园区,风车高耸,草木成房,它以梵高故乡为原型,将象征荷兰的花卉汇聚于此,诠释着异域的风情与浪漫,那就是“荷兰友谊园”。

在向日葵开的时候去,风车、农舍、教堂在向日葵花海的映衬下恍若异域,美不胜收。那一波波涌动的波浪,汇聚成一片金色的海洋。向日葵黄澄澄的一片,流光溢彩,耀眼夺目。

据说,荷兰园大部分的材料是由荷兰运送过来的。部分材料也是按照荷兰标准定制的,施工的技术指导也由荷兰派遣专门人员指导的。

清晨第一道阳光射入,晨露未消,晶莹剔透地挂在绿博园的每一处羞花蕾草上,让未醒的绿博园,在晨曦中睁开了它惺忪的睡眼,舒展着轻盈的身姿。放眼望去,绿的精神,红的热情,紫的炫目,黄的柔美……看似散漫随意,不经意间,却汇成了五彩斑斓的秀美世界。而那修长的石径,更是像极了玉带,围成了绿博园最合体的腰身,引得调皮的孩童禁不住数着上面的石板。

移步换景,悠悠穿过热带雨林名花馆中茂密的丛林,顿时,眼前豁然开朗,一处精致淑雅的美瀑映入眼帘。山虽小,胜在有棱有角,气宇轩昂。距山顶数尺,一帘瀑如丝带般滑出。透过水帘,青苔清晰可见,暖阳射入,竟起了氤氲,真叫人惊叹不已。“帘秀”落处,一大片白色的水线向四周扩散,似要把这个世界装扮得更为柔和,颇有朱自清先生笔下荷塘的韵味。幽兰在不远处开得正好,阵阵异香弥漫在空气中,和着潺潺流水声,不用看也能感受到那兰花的曼妙身姿。携着兰香出馆,西行里许,一架风车矗立在月亮湖畔,小憩片刻,美好时光定格。

绿博园,去一次,念一次。

南京琐记

## 石磨忙起来

南京徐廷华

往事随风

石磨平常,但也不是家家都有。我家的石磨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烙印很深。它像方凳桌面那么大,分两层,下一层是托底的盘,出水口周围高出一截圆弧围起来的,中间是圆圆凸起的底座。上层则是和下层圆底座一样大,但偏厚。圆的边上有一穿孔的圆洞,另一边有一推磨的把手。上层中间有个凹进去的洞眼,套在下层的轴上。转动把手,石磨就转动起来了,发出的声音很微弱。1952年,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浙江宁波乡下到父亲工作的南京团聚,母亲喜欢这个小巧玲珑的石磨,就塞进大箱小包里,坐船过海乘车,和我们一起来到南京。母亲不止一次对我们孩子说:这石磨是依啦外公有一趟到上海做生意买回来的嘎。

带回来的石磨,母亲平常日子会用来磨黄豆,每天烧豆浆给一家人喝。渐渐我家的石磨成了香饽饽,左邻右舍都会向我母亲借用一下,拿它磨米粉。

那个时候,一到过年做汤圆时,母亲一般不到市面上去买现成的糯米粉,也不到离家不远一家店里去春粉,因为快过年时,春粉店排队等候的人太多,队排得老老长。母亲总是自己手工水磨。她先淘洗糯米,一遍又一遍。然后将淘过的糯米放在大号脸盆里浸泡一个时辰,清水要漫过糯米。继而拿出石磨放在一张方凳子上,母亲坐在石磨旁,一边用调羹一勺一勺地将脸盆里的糯米投进石磨上面的洞眼里,一边抓住石磨的木把柄,顺时针方向一圈一圈转动。转着转着,石磨上下分隔的石缝里会四溢出白色的水来,越来越多,渐渐淌出像牛奶一样雪白的糯米琼浆,从石

过年的热闹,大抵就是被小年一天天地推向了绚烂的高潮。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和腊月二十四,是南北两方的小年。在北方要吃糖瓜,在南方要吃汤圆。

我家乡所在的南方,小年这天,我们早早地起来,打扫好房间,不论是高高的门楣,还是窗框的里里外外,就连看不到的犄角旮旯,我们也会拿着扫帚,慢慢地清扫干净。看着整洁的屋子,穿着父母买的新衣服,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。

柴屋的塘里正燃烧着玉米秸秆与柴火,带着清香的草木气息。在火塘的铁三角架子上,正烧着一锅水。水烧热之后,母亲一边把水倒进洗脸盆中,一边吩咐我们赶快进屋洗脸。洗过脸后,我的脸蛋与小手都变得暖乎乎的。

这时,母亲已经在厨房忙着准备早餐了。灶台,是用黄泥巴一点点垒起来的,灶孔的边缘,被柴火熏得黑黝黝的,小年这天我们也仔细打扫了。小年的主角,在家乡永远是一碗

## 小年小美满

山东泰安管淑平

烟火人间